

草白王后

小楼
著



YZLI0890127923

莫白书

小楼 著



YZLI089012792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莫离皇后 / 小楼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58-6789-6

I. ①莫…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148 号

总 策 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周 霞 刘艳彬

创意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曹咏梅

视觉创意: 刘 艳 梦 柔

封面插画: 呀 呀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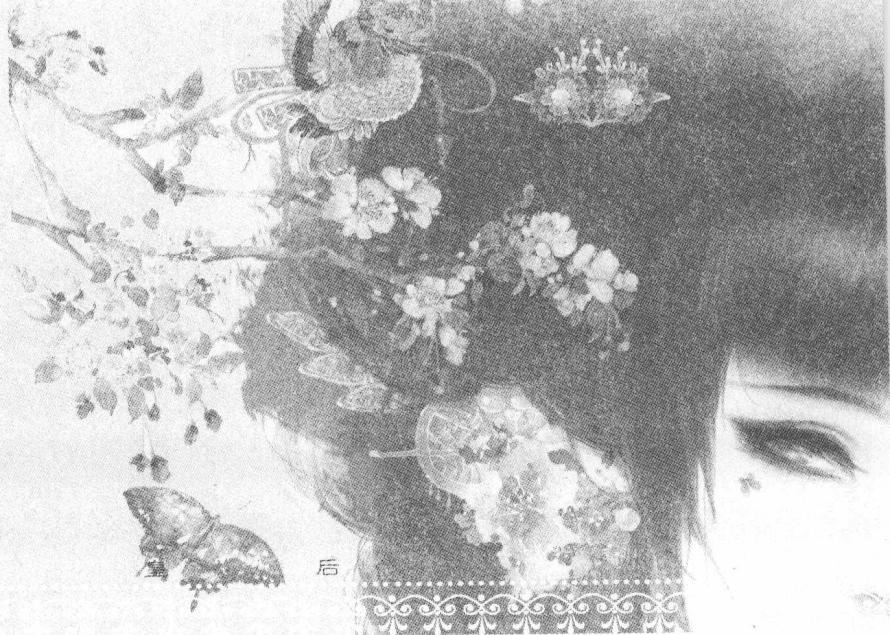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9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80 元



莫

蕊

后

- 【楔子】 纯洁无瑕的少女，正是她的化身
- 【一】 就算挣扎也没有用，在这些入眼中，她命如蓬芥
- 【二】 她心中明镜似的，郑重其事道：『我要杀狗皇帝。』
- 【三】 莫蕊终究苦笑着摇摇头，面露悲凄之色
- 【四】 播撒了种子，却浇灌不出异样的花朵
- 【五】 这一夜，毁灭坏掉的东西，比死亡更甚
- 【六】 待将那三条展开后，只见上面只有一句话
- 【七】 还在牡丹园，那王爷又施施然走来了
- 【八】 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 【九】 几乎以为，她会如飞蛾般心甘情愿地，扑向那灯火
- 【十】 到底是我冷酷无情，还是她爱上的人是你要杀得男人的心，下等办法是否皆顺
- 【十一】 从小到大，我跟他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 【十二】 如深海翻涛，似柳舞春风，那一份光彩，那一抹红艳
- 【十三】 他抬起眼睛，想着那一夜也是在这样的月光下，长袍舞舞
- 【十四】 总有丝丝的甜意在心尖一遍又一遍掠过，渐渐地也就落印
- 【十五】 她肤白如玉，貌如春花
- 【十六】 而他今年想带的人是，莫蕊
- 【十七】 真的好想现在要杀他……至手杀死他
- 【十八】 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自救，还是为了救我
- 【十九】 我毕竟不是真龙太子，能让你不受通缉罪侵犯
- 【二十】 都说：当今圣上九五百年来做国体，第一美男子
- 【二十一】 希望可以永远陪伴这个男人，和他死在一起
- 【二十二】 走在最后的，正是她儿才来过的镇国将军裴冲
- 【二十三】 裴冲只面到一股奇香从莫蕊半开的领口处传了出来
- 【二十四】 哪怕只是见见也好
- 【二十五】 你……是真心的吗
- 【二十六】 莫蕊胸膛里有一股难言的情愫掀起滔天巨浪
- 【二十七】 报复！这绝对是最残酷报复
- 【二十八】 一瞬飞花，一生难忘
- 【二十九】

001	003	007	013	019	025	029	035	039	045	049	055	061	067	073	077	081	085	091	095	099	105	109	115	121	125	131	135	141	1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

皇

后

【三十】	朕已经决定，二日后正式迎柏离入宫	153
【三十一】	你竟然以为我真的不懂	159
【三十二】	可将来总有一天，江山和美人都是我的	166
【三十三】	皇上才是倾国的美人，应该画你才对	171
【三十四】	时而如粉樱，时而似红梅	175
【三十五】	如出水芙蓉，似花落涟漪	179
【三十六】	而剩下的话，了无痕迹	183
【三十七】	一番欢爱，转瞬即逝	189
【三十八】	君为青山，我为松柏	195
【三十九】	好！无论前路如何艰难，我都陪你走去	201
【四十】	一双眸子莹莹闪烁，前所未有的挑逗与挑衅并在一	207
【四十一】	莫离仿佛看到一只凶恶残暴的怪兽	211
【四十二】	她心中有愧，却又挂着一份思念，只盼着你好	215
【四十三】	卓不群的声音终于沉下来，犹如古井般深幽	221
【四十四】	慢约声音里会带出一股血腥的味道来	227
【四十五】	我为你空了负天下人，我为你许下白头约	233
【四十六】	莫离面颊贴在冰冷的地面上，泪水蜿蜒成河	239
【四十七】	莫离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底的那一股倔强转眼就散了	243
【四十八】	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不得受苦	247
【四十九】	昙花……江山归你，美人归我……咱俩只争朝夕	253
【五十】	那也不过是一场如同镜花水月般的虚妄之爱	259
【五十一】	和这样的人死在一处，真是人生最恨之事	265
【五十二】	莫离忽然将头埋在他胸襟之上	269
【五十三】	我，那个一个人一个嘱托，一个约定，一条命	275
【五十四】	上官白，这是皇帝金口对你许下的诺扇啊	283
【五十五】	留下来，陪我终老	289
【小楼杂记】	《莫离皇》是陈米，能吃吗？	295

深夜，万籁俱寂。

窄小的屋里，供桌前燃着两支白烛，将墙上挂着的一幅绢画印染得幽冥惨白，犹如鬼影。

绢画上明明栩栩如生地画着一名婷婷女子，可为何其额间又有仿佛鬼魅张牙舞爪般的印记？

案前的蒲团上，一名美貌少妇身穿素服，正一边流着泪，一边对着绢画不停地叩拜，不一会儿，她额上雪肤便已磕破，一道血迹滑过面颊，为她艳丽的面孔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恐怖。

“一求圣女，佑我家人。

“二求圣女，护我故土。

“三求圣女，保佑我族再不受欺凌。”

少妇身旁一个生得粉雕玉琢的孩童轻拉了她的衣袖，奶声奶气道：“娘亲，娘亲，国土和族人，难道不是应该由我去保护、去守卫吗？”

少妇回转头，满眼是泪地望着自己尚且年幼的孩子，一把将他搂进自己的怀里。

“我的儿啊……我的好儿子……你这么小就这么懂事，你父亲若泉下有知，一定深感欣慰……可是，这条路好生艰辛，娘亲舍不得让你走啊……”

少妇越发把孩童紧紧搂在怀里，仿若抓紧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孩儿不过五岁，像肩上负了千斤重担一般喘不过气来，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偏过头，望着墙上的圣女图像，喃喃道：“可是，若是让她来承担，我会觉得她好可怜……”

十五年后。

“莫离，莫离，快过来点胭脂了！”

水葱一样的女孩儿被牵过去，在炕前立好。案桌上早已摆好了一小碟胭脂，是娘亲采了山壁上的映山红，捣成浆，一点一点挤出汁儿晾干后制成的。如今又用水重新化开，毛笔舔过，在少女的额间轻轻转了一个圈。

“赶明儿你就是皇上的人了，你能入宫，可是咱莫氏五百年修来的福分啊，一定要好好珍惜，知道吗？”

莫离撅着嘴道：“不就是入宫当宫女吗，还不就是最下等的奴婢，被你一说好像是去当娘娘的。”

娘亲立刻掐了她一把：“净瞎说。你是当娘娘的命吗？你不知道自个儿生在了祖祖辈辈都是奴籍的莫家吗？你就是一伺候人的奴才命，看好你的狗命吧！”

莫离攀着娘亲的胳膊笑道：“我要是当了娘娘，第一个就给咱家脱籍。到时候你就是夫人，膝下跪着一地侍奉你的丫头……”

“死丫头就爱做梦！”戳了一下额头，指尖顿时一片嫣红。

“哟，弄花了额妆，好不好，重新画过吧。”

莫离蹦蹦跳跳去了水缸边，就着水面瞅了瞅，笑着拍手道：“花了倒好，只是还不够大气，还应该加点笔画。”说罢便抢过娘亲手中的胭脂笔，对着波光胡乱画了一气。

“瞧瞧你，画的什么鬼画符啊，难看死了！委实不祥，赶快洗了吧！”

娘亲脸色一变，连忙上前捉住莫离的手。此时莫离不过画了一半，正嘟囔着“还有另一半”，却已经被娘亲劈手抢下胭脂笔，按住脸埋进水缸。只是那抹嫣红实在不易拭去，依然如血痕附在莫离额上……

遥远的华府深宅中，墙上一幅卷轴无风自动，绢上的婷婷女子宛若重生般栩栩如生，额间也有一抹神鬼难懂的复杂印记。

来自古老氏族的神秘传说。

纯洁无瑕的少女，正是神的化身。

就算挣扎也没有用，在这些人眼中，她命如草芥

“本朝自建立五百年来，这户籍万万不可错。上达帝籍、官籍，下有庶籍、奴籍。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打洞。这规矩要是错了，可是砍头灭族的事儿，谁也担待不起。你们这些奴才，既然进了这宫，就得守这宫中的规矩。皇室一族走的正门、达官贵人们走的东门，你们不许走，要走只能走西边的便门。打扫整理等事宜，要等主子们不在的时候才能做，做完就走，绝不逗留，别让主子们看见闹心。将来要是得了赏识，能伺候主子了，那是祖上冒青烟，再要是改了籍，那简直就是洪福齐天，泽被后代。不过伴君如伴虎，这主子身边的人，多说一句不成，多做一事不成。主子不让说话，不许说话，主子不让动，一滴汗珠子都不能掉，主子要说‘你跪在地上把屎吃了’，你们就得跪在地上一边吃还一边叫好。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都是规矩。

“是这个宫里，活下去的法则。”

莫离进宫的时候，不过十岁，正是水葱一般的年纪。

族里祖祖辈辈都是奴籍，往上数差不多也有本朝历史这么长。莫离的先祖曾在一次战斗中护过主，那位将军曾言如果他比自己活得长，就在自己临死前帮其族脱了奴籍，升为庶民。于是他异常努力地活着，连放屁都怕泄了真气，

却不想他努力了一辈子，还是没活到日子就去世了，可谓含恨而终，死不瞑目。他死后，莫家也就死了脱籍这份心。老老实实当奴才也没什么不好的，手脚勤快点，礼仪周正点，跟着主人有肉吃。而今，莫离就攀上了最最大的一个主子——皇帝。

要知道皇帝身边的狗，也是前世修了畜生道，不是随随便便的阿猫阿狗都有福分跟在皇帝身后的啊！

所以莫离感激涕零，常常于深夜对天祷告：“吾将此生献与皇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了这志向，干什么不成？

很快，莫离就以其生气、灵气、朝气、和气得到上下一致的喜欢，就连管事的季公公见了她，也常笑着摸摸她的头，赞一声“孺子可教”。彼时莫离一头柔软的黑发，一身雪白的肌肤，也算得上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但放在皇宫里就着实不显，每次挑拨尖儿的都挑不上她。眼见着同期进来的宫女都被提拔，混进了上等奴才的行列，而自己还在扫大堂，心中难免有些沮丧。不过每次季公公都安慰她：“不急不急，还有机会，下一个一定是你。”

又是一年春来到，莫离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机会——打扫议事堂的差事。

这可是乖乖不得了的大事，议事堂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皇上议事的地方啊！

莫离每次进议事堂的时候，都怀着一颗小鹿乱撞的心，诚惶诚恐地进出。要知道本朝本代的皇上，那是五百年来最英俊、最潇洒，魅惑了朝廷内外不分男女七成以上人口的卓不群啊。莫离虽然从没见过这个皇上，但摸着摸过的扶手，抚着他抚过的书脊，莫离就觉得自己极端受用，极端舒坦，和这个伟大帝王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这一天，莫离正在议事堂里认真打扫，忽觉内急，连忙放下掸子寻了一茅房火速如厕。等她完事后一路踩着小碎步回到议事堂再拿起掸子的时候，不禁疑惑起来：这一屋子的人呢？怎么都蒸发了似的？

正踌躇间，忽然听见门外一个低沉的声音含笑而来：“而雅，你今儿特地找来，该不是只为了喝茶这么简单吧？”

另一个嗓音柔柔地笑道：“正是得知皇上新得了金瓜贡茶。这云南打了快十年，嘴都淡出鸟来了。方才知道裘将军已从云南运了好茶过来，特地过来为皇上道贺，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第一个人长叹一声，由衷道：“裘将军真乃我朝之福星也……”

这说话间，一行人朝着议事堂走来了，莫离顿时吓得六神无主。要知道下等奴婢是万万不可以让主子见到的。眼见着逃已经来不及了，莫离连忙往龙案下一躲。

走在前面的皇上倒是丝毫没察觉，一迭声地命奴才们赶快整理茶具，整出金瓜贡茶来，好让他与王爷尝尝鲜。而莫离躲在案下，是听得见看不见，只觉得那个低沉的嗓音就在头顶上晃来晃去，直把她的一颗小心脏也吊到天上晃来晃去。就在这时，自己拼命夹住的鸡毛掸子忽然动了起来。莫离彼时才十二岁，脑子还不太会转弯，不由自主地就抓住了自己吃饭的家伙——

一瞬间，头顶上的龙案飞了出去，莫离那可怜样儿完完整整地暴露出来，弯腰驼背脸垂地，腿间夹着鸡毛掸子。案前的青年扑哧一声就笑了，除此以外，万籁俱寂。

明明站着十几号人，硬是弄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莫离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只顾跪在地上频频磕头，一句话都不敢说。

“她是谁？”

既然说的是“她”，自然不是问莫离本人，旁边的季公公立刻答道：“她是宫中专司打扫的下等宫女，倒也不是生人……”

“朕是问，这奴才为何会在朕的龙案下？”

那声音幽幽的，像挂在丝上。话音一落，整个屋子里的人全都化为木雕。

莫离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压力就在头顶上压着，恨不能把她的脊梁骨压进砖石里，再狠狠地拍两下。正惊恐间，那左手边的青年忽而悠悠道：“看她的样子，像是躲闪不及，才藏到龙案下面的。”

能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说话，想来也是帝籍里的人物。莫离觉得他声音十分好听，却不敢抬头看一眼，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更低，最好化成尘埃，随风而去……

这时候，面前的明黄缎子轻轻一摆。

“拖出去，不要让朕再看见她。”

“皇上……”

“同样的话，不要让朕重复第二遍。”

如同当头挨了一棒，莫离满眼金星。

不……不会吧……难道真的会……

就因为她一时冒失，来不及躲闪？！

身子被拖起来的时候，莫离曾有那么一瞬间想要抬起头来求求她的主人，可是她不敢。

他们之间隔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距离。

主子不让她说，她永远不敢说。

主子要奴才死，奴才不敢不死。

而那个青年只埋头喝茶，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就这样，莫离无声无息地被拖走了。

一路上都没有挣扎。

就算挣扎也没有用，在这些人眼中，她命如草芥。每天都有像她这样的人无声无息地死去，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那时候，她只记得有人告诉过她的一句话：憋住气，不管对方从哪个地方击过来，都顺势而倒。说不定，就能保住一条小命。

于是她憋气、噤声，周身敏感。

等众人来到一处墙下，忽然都站住了。莫离被推到宫墙上，像一只壁虎一样可笑又可悲地巴着，而后，一记掌击印在了背上。

杀人不见血，莫离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另外两个袖手旁观的侍卫过来验尸，验明她已经死得透透的，死得不能再死了，于是三人一起回头，看着身后偷偷擦眼睛的季公公。

“按着宫里的规矩，就从这旁边的水渠冲走吧。冲晦气，冲晦气。”

于是一人抬手，一人抬脚，往渠里一扔，莫离那还没长足的细瘦身子，像凋败的柳絮一样在水中浮沉着，打着旋儿往外漂。

那些还来不及感受的尘世间的喧嚣，都已经远去。

留给她的，只是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死亡，是永恒的、平等的。

她心中明镜似的，郑重其事道：“我要杀狗皇帝。”

“肋骨断了三根……”

“心脉、肺脉俱损，恐怕要施七寸金针……”

“醒不醒得过来，就要看这头七，如果过了还醒不了，也就让她去吧……”

头七……过了吗？

莫离昏昏沉沉间，耳朵里时常飘来一些声音，听不真切。她总是在做梦，而许多梦里都会出现那双龙靴，阴森森的，带着妖艳的血红。就这样不知昏迷了多少日，一天正午，她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间民居，垒石为墙，架草为顶，看来也是奴才们的住处。莫离缓缓转了一下头，正好看见一个少女掀开布帘走了进来。

“哎哟，你终于醒啦，正好，起来喝药吧。”

少女扶起她半身，把一碗苦得要命的药递到她嘴边。莫离勉力喝完后，喘了一口气，缓缓言道：“姐姐，我……睡了有几日？”

“那可长了，自我看到你开始，差不多有十四日了吧。”

十四日？莫离暗暗心惊，自己竟伤得这么重。

“本来大夫都放弃了，说任你自生自灭。不过你竟然顽强地扛了过来，也算命大。对了，我哥哥说等你醒了就叫他，我这就去叫他来。”

“你哥哥……”

那少女笑道：“我哥哥就是从河里捞起你的人，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哦。”

原来自己是这样获救的。

莫离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心中已有七八分明白。当她再睁开眼睛时，面前已经坐下了一个青年，他皮肤黝黑，眉长目深，上翘的嘴角似笑非笑，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莫离不能起身，只能靠在床上微微俯了俯身。

“恩公……”

他揉揉鼻子，讪讪地笑道：“折杀我也。你我岁数相仿，万万不可把我叫得这般老。”

“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身为奴才，有什么大名。你叫我阿宁就好。”

“宁大哥。”莫离说了这些话，已经疲惫至极，她缓了缓气，这才慢慢道，“宁大哥救命之恩，莫离当涌泉相报。”

这句话咬字极重，似将身家性命相付。

他咧嘴一笑，有心调侃，却又忍住，于是站起来帮莫离拉好了被子，故作深情道：“你且别急，好好养身体。人生路还长着呢，要报恩的话机会多的是，宁大哥我……当却之不恭。”

于是，莫离便在这温家落了脚。又养了两月，身体才完全好了。再回首宫中岁月，已是天上人间。

这温宁一家，原是某官员的家奴，因能骑善射，被派到这依山傍水之地看守山苑。温宁是家中长子，很是有些傲气，而且嘴毒，莫离每每与他拌嘴俱大败而归。而她虽经历了生死大难，看透不少人情世故，却偏偏仍保留着一份争强好胜的少女心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时日一长也牙尖嘴利起来。两人年龄相仿，常常结伴游猎山间，温宁射猎黄羊麋鹿，莫离诱捕山鸡野兔，打死的猎物带回家养老小，活捉的就拴成串送到庄子里去。

这一日，两人自水里钓了许多尾大鱼，一时嘴馋，当即生了火烤起鲜鱼来。莫蓐厨艺甚佳，不多时几尾鲜鱼俱香气四溢。温宁抓了一条啃得啧啧出声，含混道：“我真想娶了你，你实在太能干了。”

莫蓐一笑，不以为忤，只是把手中另一条烤好的鱼赶紧递给他，好堵住他那张臭嘴。

而此时，温宁一句话话锋急转：“小蓐，你身体已大好，年纪又轻，将来有什么打算？”

莫蓐缓缓住了手，转头看着温宁。

她心中明镜似的，已知时日已到，于是郑重其事道：“我要杀狗皇帝。”

温宁一惊，手中的鲜鱼差点掉到地上。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讲出来了？”他慌张地左右张望着。

莫蓐幽幽道：“宁大哥，你还要装吗？你家门口流过的那条河，宫里叫死人渠，是专门用来为犯罪的宫人毁尸的。你敢从渠中把我救起来，就知道我是什么人。这样的人你都敢救，要说你是一介良民，任谁也无法相信吧？”

温宁那深深凹陷的眼睛凝视着对方，过了许久，才缓缓道：“这么说来，你早就发觉了。”

莫蓐却只是笑：“死过一次的人，脑子比谁都清楚。”

温宁一笑，然后道：“果然是个伶俐的人儿。我救你，不过是怜你命运坎坷，与我同类，倒不做他想。方才的话，你收回去吧，我也只当没听见。”

莫蓐注视着温宁，目光越发锐利，她压低嗓音一字一句道：“我是真的想杀皇帝。”

温宁这一次并没有露出惊惶之意，而是深深地看着她，缓缓道：“皇帝掌握天下生杀大权，若是条条冤魂都来报仇，偌大一个皇城也住不下。你又何必耿耿于怀？”

莫蓐咬着牙道：“我族世代代俱为奴，我也一直逆来顺受地守着本分。可是就算夹紧尾巴做人也还是被枉杀，真正是世态凄凉。我不甘心命运被人这

样摆布！倘若上天无道，我便自己讨个公道！”

温宁目光闪了又闪，最后仍是叹息道：“可是你讨伐的对象是天子，是神！”

“那又怎样？”莫离只觉得心房从来没有如此豁亮过，“我早就想明白了，老天爷既然让我入了鬼门关又折回来，便是要我做点事。我不懂那些个大道理，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娘亲从小教的话——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温宁悄然动容，他仔仔细细将莫离打量了两遍，这才点点头，温言道：“那人果然没有看错，你身上有一股锐气。快意恩仇，正是我辈中人。”

“那人？”莫离问道。

温宁轻轻颌首，却不做声。

莫离心中透亮，她早猜到温宁救她是受人指使。既然温宁现在不愿说出恩人的身份，她不追问便是。于是撇着嘴道：“我名字里有两个草字头，正如杂草一般，生命力极强，不容易死的。”

温宁哈哈大笑，从地上拔了一根草含在嘴里嚼着，悠悠道：“既然你意已决，那我也不用隐瞒。我和我身后的一大群人，与朝廷的确有些过节，想做的事嘛，也和你一致。一个人力量微薄，一群人则可翻云覆雨。你若真想跟龙椅上的那位过不去，加入我们便好。那么，你还有什么疑问？”

“好。”莫离看着他，一字一句道，“你们救我，是知道我一定能活吗？”

温宁眼中神色不明，反问道：“为何有此一问？”

“那死人渠里每天都漂着尸体，难道你们每个都救？”

“我们知道宫中有个人会一点龟息术，如果他看上了哪个伶俐人儿，就会传授一点。你命大能够挨下侍卫一击，也是用了龟息术。能活下来是你的造化，当然，也绝不是偶然。”

莫离心中一惊，原来教自己龟息术的人……

“这么说来，你们果然是反贼？”

温宁哈哈一笑，睥睨着莫离道：“干吗把自己叫得那么难听？我们是义党，是义党！”

温宁一家果然来历非凡。

他告诉她，他们这群人也不是非要和朝廷过不去，只是不喜欢现在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而已。

心狠手辣，冷酷无情，这样的人，不配做皇帝。

这样的评价，倒是甚合莫离之意。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由温宁引荐，莫离加入其身后隐蔽的组织——影卫组织。

所谓影卫，其实就是杀手。

这些影卫有些来自落泊的庶籍奴籍，有些来自与朝廷有仇的带罪官籍，还有的自称游侠，期望创建新秩序而浑水摸鱼。总之，这群人个个都跟皇帝过不去，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等到时机成熟，去革那皇帝的命。

只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人数已在慢慢地变少，莫离也曾问过温宁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温宁总是笑嘻嘻没正经地答道：“逃了呗，跑了呗，吃不了苦闹失踪了呗。”

但莫离知道这并不是答案。

就算是做杀手，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技不如人迟早会坏事，只有死人的口才最严密。

所以莫离越发勤奋地训练着，生怕自己大仇未报，就成为刀下冤魂一条。

就这样又过了四年，世间也发生了不少事。比如云南又叛乱了，于是袭将军又骑着马去耀武扬威了一圈，回来被封为镇国将军；比如皇帝大婚，跌碎了全国上下无数名女子的心，但他两年里只生了两个女儿，膝下无子；比如异姓王上官白因平定了朝鲜暴乱，皇帝一纸令下，他乐呵呵赶去当了个封疆大员；比如……莫离在这四年里抽长了身子，红颜娇媚，四体柔软。她，已脱胎换骨。

这一日，莫离正在院落里练习武功，忽见一名黑衣女子飘然而至，坐在廊下看了些许时候。

这女子姿态娴雅，却又目光如炬，像是要射穿谁一样锐利。过了一会儿，

教头觑着脸跑过去，与她窃窃私语。

“大姑，今儿又看上谁了？”

“没什么出挑的，看了真叫人心生厌倦。”那女子冷冷答道。

这一声略微大了，便叫旁边的莫离听了去，于是好奇地回头。那女子心有感应，于是也慢慢扭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到底是莫离绷不住，害羞地笑了起来。那女子却依然冷静地看着，目似两点寒星。

这位姑姑的目光好凶啊，我做杀手，也应该有如她一般的神色才是。莫离暗自忖度，一边对着旁边龇牙，一边继续舞枪弄棒。

只是她虽故作凶猛，少女特有的软玉温香却依然昭然在目。

而叶红冷——西府影卫的主人，却终于在看到这张龇牙咧嘴的面孔时微笑起来。她转过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道：“那个少女，我要了。”